

文公經世大訓

書

財用第二十二  
 工作第二十三  
 銜役第二十四  
 按劾第二十五  
 辭免第二十六  
 刑罰第二十七  
 獄訟第二十八  
 選將第二十九  
 兵制第三十

漢書門類			
九	四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三	一	三	一
六	三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函	冊	架	類
六	三	一	七
六	三	一	七
函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7	
冊數	6 ( 5 )		
函號	298	263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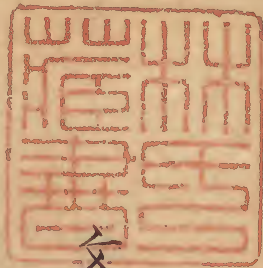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

下淺草文庫

後學余祐編集



財用第二十二

十六條

儲積附

二條

已而擬上封事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

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

有後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

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

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

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

權宜科湏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

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



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  
吏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  
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  
色貪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  
是贍單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  
費亦豈無可省有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  
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  
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  
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  
於是始可議矣

延和奏劄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  
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  
入門不問曲直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  
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頃缺州縣不可復為  
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  
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  
嘗頗損羨錢以補州縣歲計之缺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  
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  
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  
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



沴之氣一路幸甚

或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畢竟人爲這個較多所以生  
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個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  
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  
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實理不如此  
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未論爲天下但  
以作一縣言之若寬其賦歛無征誅之擾民便歡喜愛戴若  
賦歛稍急又有科敷之擾民便生怨決然如此  
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  
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自逐一具來

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

因論漢初財散於天下且如而今要散在郡縣得也不得上面  
又不儲蓄財賦閑在郡裏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  
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時揆展將去  
將漢初來看要散之郡縣得否這只得閑說第一項最是養  
許多坐食之兵其費最廣州郡自是州郡底如許多大軍是  
如何區處無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無之兵如州郡兵  
還養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會去教他攀些弓射些弩教他  
做許多模樣也只是不忍將許多錢糧白與他到有廝殺時  
你道他與你去廝殺否只是徒然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  
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人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  
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  
皆歸于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  
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  
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  
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  
之戶部內藏止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  
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今之戶部但逐時了得些以支撥都下單馬之類如無又借出

內藏錢以充之凡天下財賦到即分幾多入內庫幾多入何  
處幾多入戶部王宣子為戶部時曾去理會虞弁甫不樂罷  
黜之

致道說國家財用耗屈某入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  
貫武臣及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對  
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  
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  
曾欲罷之

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  
民用財無節也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

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將來添

或欲通銅錢出淮先生深以為不然云東南銅錢已是甚少其壞之又多端私鑄銅器者動整四五緡壞了只某鄉間舊有此想見別處更多又有海船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貨物覆其上其內盡載銅錢轉之外國朝廷雖設官禁那曾檢點得出

其不廉官吏反以此為利又其一則淮上透漏監官點閱物但得多納幾錢他不復問銅錢過彼極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絹一疋若更不禁那箇不要帶去又聞入川中用若放入川蜀其透漏之路更多

與向伯元書郡計不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

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為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



十千或五千後番又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  
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  
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着甚麼  
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  
諸小官如簿尉之僞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

因論常平倉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者  
南康自有五六萬碩漳州亦六七萬碩盡是浮埃空殼如何  
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  
倉與省倉不可相連湏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  
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

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  
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雖管  
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  
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  
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

社倉事自宣教郎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  
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  
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  
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



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于小兒減半及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 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 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示人戶產錢六百犬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

小兒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遍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正

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識

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某社首保正等

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具保

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 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

斛每桶受米五者半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尺

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撥換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 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

一 倉若遇飢歛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  
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 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

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供受納兩平交量舊  
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教折閱  
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  
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 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遠後近  
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遍相糾率造一色都

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倉交

納監官鄉官吏斗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

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

日不可  
差換

一 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

縣照會

一 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筭

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

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

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一斗縣



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日  
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  
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教約  
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  
排到都内人口數下項

甲戶 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尸  
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  
係某年移來  
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内人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

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耳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  
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遍相保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  
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  
前來送納保内一名走失事故保内人情願均備取足不  
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首姓名

-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押其

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照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工作第二十三 七條

論都昌創寨劄子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



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為要害則九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

為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火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内都無一兵之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算增兵百人



一歲所費爲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求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旣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

相度徃徃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特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效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及告寨官申無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廓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旣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



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  
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  
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  
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為此羈卒數人破屋  
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  
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  
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  
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  
焉

與趙帥書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

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為之後未但見匆  
匆興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為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  
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已智者難  
為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  
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閑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必盡  
乎利病之實也

脩築石隄劄子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  
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榷舟船浮江  
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覆溺之患公私兩  
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



被回運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汙沙土填塞積歲  
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  
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  
官司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  
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早傷  
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  
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  
岸土工及種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類具利害奏聞本軍  
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地頭逐一從實  
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

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達使衙  
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檢到  
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  
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  
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  
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糧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  
開修不唯官司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  
食須至申稟者

與曾左司劄子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鉄甲一年以  
三百日為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



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椿收竊緣  
上件鐵甲計用皮鉄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  
多繫遠鄉農民追呼搔擾離家失業不無愁嘆錢除給降到  
見錢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  
先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  
但令本處椿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為非  
策又况椿收日久皮綿爛斷扎片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  
惜者設若遂為歲例則其為害無有窮已尤為不便欲望一  
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北近屯駐軍馬  
去處披帶校閱日久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

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闕於武備即乞行下諸  
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鉄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  
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  
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廢無闕事  
汪端明說朝廷塑一頭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却是一行人要  
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  
促又却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

張定叟尚書云京城每郊用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徹去皆  
諸當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曰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  
屋庶免逐郊費用不從



某人作縣臨行請教於某人

先生言其姓名今志記

某人曰張直柔在彼

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於張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為之比成推筭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科敷獨是邑不擾而辦後其人知紹興府太后山陵被旨令應副錢數萬結磚為墻其大小厚薄呼磚匠於後園依樣造之會其直比拋降之數減數倍遂申朝廷乞紹興自認磚墻正中宦者欺弊遂急沮其請只令紹興府應副錢不得預磚墻事

徭役第二十四

五條

奏議徭利害狀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是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令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或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却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



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  
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  
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  
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  
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自下詞訴紛然何况其間更有隱微曲  
折未可猝見若不兼採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  
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  
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  
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論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  
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具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

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  
可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  
免尚仍舊弊若更尋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闊疎  
然却簡直易明無它弊病又且不須衝改是行條法委實利  
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  
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  
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  
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  
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  
爭競



論差役利害狀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為究心理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開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駟此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稅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為不刊之典然而州

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為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熹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為民害熹竊以為莫若將罷支耆戶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



長

罷支耆戶長錢紹興府共管若干貫以此衆弊不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顧惜則凡此衆弊不

革自去所以閑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以安居樂業為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耆戶長最為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遵行而欲少上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為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為保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此訊

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為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為催頭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



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  
然冰消凍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  
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人戶畏避催稅  
如畏陷穽豈有願  
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入催稅  
則只是抑勒輒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用尺  
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克役者物力既高而  
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  
力低小之家即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  
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  
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  
近亦不理為保正保長役次則度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

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夫差  
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入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  
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富者  
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而貧者得以安業若  
第二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也巧生計較預圖  
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  
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總及數千之  
產亦使之充役逮夫着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  
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



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  
長相度其本處可行利便申熹切詳通鄉差募則鄉分濶  
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欲適中裁  
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克保正保長之戶無故不得  
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  
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  
役次踈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  
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  
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  
一都分作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

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躬鄉細民亦可粗免差役頻併  
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者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者詳  
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為名科差夫力應副過  
徃官員修造船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  
長官喚夫力荷轎檐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為害  
尤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  
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



稅人然聚洿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善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願籍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少間庫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擾重也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者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靳靳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濶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共有不均處則隨其道理遠近

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然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又有所在利於為保正而不利於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擾極多某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長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正某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上人乃云保長難於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有所獲於其中所在風俗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錢倍多則須兩番為保正如如此則無爭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一 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二

按劾第二十五 十二條

後學余祐編集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敬即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問既得其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在政路曲為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為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



竟及既遭旱暵又妄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  
不得已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早田之旱例不  
為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無慮七八  
分而暵乃只作一分六釐減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  
其所放則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  
尚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充飢腸羸  
瘦萎黃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多而李暵恬然略不加  
恤對臣依舊隱諱堅執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  
差人下縣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萬  
石不為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不曉諭民間諸

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況於窮民何緣得知聖主天地涵育  
之恩加以病昏不能視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  
實荒政不修而已也臣既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理不敢  
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張大聲孫致檢放早傷不實狀臣昨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  
不實令臣詢訪最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  
不實而衢州為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又為尤  
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監戶部贍軍酒庫成  
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差龍遊縣丞從政郎孫致覈實逐  
官自當從實檢視減放却乃覲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



為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欺罔滅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苦流溢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雨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致並行重賜點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按唐仲友第二狀臣昨訪聞知台州唐仲友催稅急迫致得民戶流移等事即具大畧奏聞今巡歷到本州天台縣據人戶遞道陳訴本縣夏稅絹一萬二千餘疋錢三萬六千餘貫緣本州催促嚴峻六月下旬已納及絹五千五百餘疋錢二萬

四千餘貫而守臣唐仲友嗔怪知縣趙公植催理遲緩差人下縣追請赴州縣人聞之相與號泣遮攔公植回縣情願各催戶下所欠零稅絹二千五百疋限十日內赴州送納方得放免仲友遂專牒縣尉康及祖催納零欠更不照應三限條法及近日累降指揮牒內明言要在六月終以前一切數足又牒縣尉催淳熙七年八年年殘欠官物專差人吏在縣催督及節次差下承局禁字等入絡繹在道乞覓搔擾無所不至又據寧海人戶論訴本州專差天台主簿張伯溫及州吏在縣催督去年殘米下戶丁稅百端搔擾本司見行追問未到而聞張伯溫在寧海縣追呼迫急本縣人戶不堪其擾相與



羣聚喧譟欲行毆擊伯溫知之僅得走免臣竊惟台州頻年  
災傷民力凋弊仲友儒臣幸得蒙恩典郡專以布宣德澤摩  
撫疲瘵爲職而乃舞智徇私動非仁恕在法夏稅省限至八  
月二十日下限方滿近來戶部擅行指揮必要七月盡數到  
庫已是違法而仲友乃於戶部所促之限又促一月公行文  
移督迫屬縣頓辱良吏苦飢民使千里之人愁怨歎息無  
所告訴甚失聖朝所以選用賢良惠恤鰥寡之本意又况方  
此饑饉人心易搖萬一果然生事不知何以彈壓臣雖疎賤  
誤蒙任使職在刺舉不敢不言欲望聖慈先將仲友亟賜罷  
黜以慰邦人之望其不公不法事件臣當一面審實以聞

按唐仲友第五狀臣猥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不  
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陛下知遇之深而思  
有以仰報萬分也今者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  
然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守臣唐仲  
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卽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  
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  
污淫靈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  
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  
自知罪贓應死亦甚皇恐此數日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  
語譎張又遣客將傳語通判趙善俊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



刑前求體寃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劾若有  
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受仲友何緣聞知便敢傳  
布意欲施行觀此氣象若非有人陰為主張謫語消息仲友  
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唯臣竊惑之而此州闔境千里  
前日歡呼鼓舞之民莫不人懷疑懼慄乎如虎兇之將復出  
於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七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  
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去黨  
共為貪墮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况仲友為人陰狡  
有素事窮勢迫于求請託何所不為竊慮以此之故黨援衆  
多曲為掩蔽使臣孤忠無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衢

婺明州災傷極重而處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走諸  
州計度揀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未罷恐其一旦覆出  
為惡邀留臣車不容起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  
俟奏報竊慮違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望仰貽  
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  
按劾致留天誅又不能阿徇權豪共為欺蔽有此二罪難以  
復居官次顧以本路飢民陷於溝壑未敢自劾謹復具此曲  
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勅  
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實典憲以  
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



乞罷黜伏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臣奏知  
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不合搜促轎檐驚怖弟  
婦王氏心疾甚危詩事又據檢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送  
浙西提刑司委清彊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請實聞奏具台  
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  
彌正星夜疾速前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  
稱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契勘浙東州  
郡旱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躬親巡歷相度若不先期指  
置竊慮失時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  
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檢正左右司者詳到事理施行劄付

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  
兩次具奏伏想已徹聖覽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來  
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官吏常程行遣臣  
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  
以爲姦者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問藥  
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憾報復殘害吏民欲  
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候其一兩  
日間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肯依檢正左右司者詳到事  
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雖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  
按巨姦贓汚戾害衆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



下至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拖延旬月等候  
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拖延從輕收殺如此則是不唯臣  
無復顏面可以覲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  
郡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  
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  
臣之私計而言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  
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蒙開允以保餘  
齡顧獨惟急方今連歲旱災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  
相戒修明賞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頽  
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鈇鉞效其狂愚伏惟

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為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  
恨

按黃岌狀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人逐  
年截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近寨置倉專委縣  
官就被交納應副支遣土軍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  
結局回縣去年係委縣官從事即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寨  
未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米且令仍舊搬米前來  
倉所等候其黃岌又不前去地頭續為友納遂至五月以後  
大軍闕食赴州陳訴本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略下介意  
本州為見大軍節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量



行兌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去監督本縣催  
促支散至今日夕未能按月支遣蓋緣黃岌怠慢不職專裕  
營私不以國家養兵捕盜為念不為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  
軍一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  
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迪功即陸槐對移  
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并諸監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  
降指揮今來伏覩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  
即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雇錢衣糧須管按月  
支發毋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  
與本州按發黃岌事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

之意所有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岌重賜施  
行以為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劾將官陸景任狀照得臣誤蒙聖恩委副閩寄於今月初四日  
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紮東南第八將武功即陸景任  
前來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尪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  
使入國用入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曾  
經兵官職事而今來所任係管潭州禁軍八指揮并有揀中  
軍兵幾及千人全籍有精力不衰諳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閱  
又本州管下有產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賴兵官  
聲勢彈壓自今邵州見被湖北僭賊侵犯已調發本州駐劄



東南第八副將黃俊部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尸祿養病晏然端坐之地無臣到任之初方欲督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盜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伏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陸景任與官觀差遣別選村武曾歷管軍職事之人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須至奏聞者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奉劄付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

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照會免行考察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切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



人權攝許於得替待缺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  
行任罷廢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須至供申者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  
狀云云浙東久缺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  
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  
民為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以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  
不預行措置切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閑糴  
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  
知縣宣教即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  
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畫策務要

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  
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  
無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近又聞衢州  
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上戶閑糴絕少米斛出糴  
數內江山一縣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  
一戶未糴米斛接續出糴如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即行賑  
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  
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縣  
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糴一十八文小禾米一十七文  
是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



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  
寮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  
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  
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  
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須至供申者

自効不合致入戶逃移狀右熹昨蒙聖恩昇以郡綬懇辭不獲  
冒昧而來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劄  
申乞改差官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施行熹誠愚昧  
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  
以凋郡財匱民貧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

相承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今秋有  
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遂致人戶流移怨謗  
叢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  
儒之學雖不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為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疾病侵加誠  
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敷奏早賜罷免以為遠近  
牧守不勤撫字之戒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  
未至庶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  
先榜於關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



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  
模樣

辭免第二十六 三十一條

辭免改官官觀狀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  
劄子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肖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  
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  
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其罪不即誅滅  
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褒嘉二字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

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  
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  
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受取舍於其間實以  
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  
享實切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  
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  
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  
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于洪造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  
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  
實為幸甚



辭免改官官觀第三狀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  
據熹狀辭浼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理舊  
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勅節  
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此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  
妨廢職事令吏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  
熹昨以憂哀推毀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累具辭免  
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望外事踰列表非常之  
寵風動四方况熹身被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衰惰廢棄志行  
不修無德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國  
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思誠不能感動

乃蒙檢會前件指揮施行在熹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綱然  
切詳考元降指揮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  
所被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敢復披  
誠再于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微賤小臣幸終免於  
連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屏絕  
浮虛抑止貪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祈扣之切伏  
望參政丞相洞鑒精悃早賜開陳則熹不勝幸甚

申建寧府狀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齎送到熹  
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軸到熹所居令



熹祇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  
恩命檢會近降不許辭免指揮副熹照會熹切詳上項指揮  
本意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為辭免妨廢職事即與熹今來  
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使府寄納軍資庫及  
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  
字委實難以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  
叨獎拔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省狀中不敢  
縷細陳述是致愚悃未能自通今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  
幾微誠或蒙矜察坊緣熹本以諸生應舉于祿於紹興十七  
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

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  
不能待次遂乞獄廟差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  
又以急於祿養復乞獄廟一次又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  
編脩官尋以下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  
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  
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  
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  
內省庸虛實為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  
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群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  
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作內



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矯富貴而輕  
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肩養老優賢之禮以熹愚  
昧尚有以自知不稱况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  
不知引避彊顏忍耻覲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  
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  
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使府依  
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  
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  
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

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辭免知南康軍狀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  
康軍填張杅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遺南康軍事  
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若無所措伏念熹踈繆  
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  
官仍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  
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  
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  
之寄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  
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濫之流



得以因緣肩處爲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  
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  
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  
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  
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偷惰一旦使之疆起田間攝承郡事不  
惟資淺望輕有礙累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  
子綜核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  
不辭者也或者以爲熹之賤微屏處窮僻而朝廷記憶恩旨  
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佚固爲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  
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叅之罪熹竊以爲不然蓋熹本以無

能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  
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  
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  
以奔走承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况蒲柳之質多病  
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  
乃甫於今日疆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  
前詔之羞哉初以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祇拜恩命  
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  
即便復叅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庶免煩瀆之罪  
所有遍到劄子勅牒不敢祇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



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爲敷奏寢罷  
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  
除直祕閣者熹聞命震驚受恩感激者不知所以言者然竊  
伏念熹昨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  
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  
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  
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  
是聖主天地貺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

勸諭富民發糶糴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頒下賞  
格極於醲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儆始肯竭其困倉黑歲之積  
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  
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損米四五千石方得一  
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  
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曲加容貸  
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  
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  
文武官資者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  
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旣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



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  
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  
廷洞照誠悃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  
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  
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  
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副身  
令本軍日下賞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  
幾自今以來列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率民之災  
自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覓之擾父  
子兄弟感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

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勵易為觀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  
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任  
懇切恐懼之至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  
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填見闕  
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任者臣聞命感激已  
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首安泊慶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  
事訖伏念臣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年退藏雖蒙  
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玩思遺經賴  
天之靈偶窺管穴因切妄意討論刪述冀成一家之言以待



後之學者中間誤蒙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勵蓋亦以是期  
之其後更被除書起補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二年  
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悼而悔其初心也  
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幾年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  
請不從自惟孤愚遭遇如此則又幡然思竭駑鈍以稱所蒙  
唯懼縱姦賊民棄命廢職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下至於觸  
忤權貴掇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  
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  
惟不加誅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區  
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涕下交頤所有

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眷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  
者蓋以心目俱昏不堪吏責今夏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  
而旱蝗繼作恭奉御筆戒喻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甚是以  
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賤職正是草野愚臣乞  
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  
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  
敢自安儻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  
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途之猜怨則臣不  
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內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  
送衢州常山縣寄叔仍一面出本路畧還家俟命欲望聖慈



早賜指揮

辭免江東提刑第三狀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  
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  
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怨仇當路蹤跡孤危屢貢封  
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忘其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  
方且計日以候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  
允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寧不可數  
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鄙情以承睿獎即於當  
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  
威命之已行亦擬即日拜投畫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慮

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觸天威瞻顧傍  
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賊吏黨與衆多暴布星羅並當要  
路自其事覺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  
其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 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  
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  
肆舐排向非陛下聖明洞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  
身久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註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  
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為臣今日之計  
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  
舉之責則其速怨名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



全亦恐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以爲  
與其它日拘攣戚從而失身於仇人之手不若今日再三辭  
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况陛下至仁至明且旣憐臣之厚  
而保全之如此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  
決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欲望聖慈  
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  
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  
謂著書者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有  
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循每一念之常  
恐永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濕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

歲月卒成此書使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  
大恩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於死有餘  
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第二狀熹衰悴餘生養痾符盡聖上不忍棄捐  
復加收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激恩  
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年夏患疾病多端  
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旣不得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  
道行次信州脚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  
四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進然自入  
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進望清光而陳愚悃恚



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  
謁勞動有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已  
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  
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  
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  
吏人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不得已  
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暇即今呼喚嚴切照  
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  
見聞未嘗敢有毫髮偃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  
劄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伏蒙聖慈曲賜全護

使得仍舊持節江西井與放行累年磨勩在熹愚分優幸已  
深即合奔走赴上以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姦妾過有邀  
求自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  
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違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  
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  
當誅戮豈有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何  
而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  
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  
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  
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如



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  
幸願祈懇之至

辭免江西提刑第三狀右熹昨為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  
要君拒命作偽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  
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準尚書省劄子六  
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未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  
諒其誠獲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  
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群下之誠偽曲直蓋無  
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問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  
無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踈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

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  
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  
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  
敷奏寢罷元降指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  
與官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第三狀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  
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  
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所言伏念聖朝爵  
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數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  
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



祠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  
倫而誤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  
昭著此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  
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于祿豈敢  
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  
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間東浙枚菑之役稍可勉效  
驅馳即便承命以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需恩合  
得恩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詐而罔  
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之理所以不量螻蟻  
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

意力賜開陳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滯舊職庶幾仰全壽皇  
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慙愚自取夷  
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頌之至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  
府寄收訖

辭免江東運使第二狀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  
熹辭免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  
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  
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  
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况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  
覃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祇受豈敢獨於聖



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為遜避上于適命之誅下速近名  
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為甚今  
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訴訟遮擁道路百十為群若但草草  
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細披閱必期有  
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  
業曠廢只此一事便見踈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  
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  
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今熹仍舊奉祠  
竊祿以安愚分于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  
辭免湖南運使第二狀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

副使恩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降指  
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戴皇慈容覆之深  
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  
欲起發前去祇服職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  
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  
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  
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  
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  
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一日無有窮已  
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



已條具申奏伏蒙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  
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蜂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任罷靜惟  
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遭誅夷已為幸免更  
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  
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効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  
戒

辭免知靜江府第二狀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  
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  
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隕越無地竊伏思念

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  
事豈敢輒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  
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  
幸由蒙寬貸獲免謹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  
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敢拜受况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  
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  
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雖至愚  
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  
區區所言非止自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  
臣區區處鎮塵而熹亦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



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迹至於憂悴蚤衰  
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  
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為開陳收回誤恩  
俾還舊秩喜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放歸田里狀右熹叨彼聖恩濫分民社無領一道事任非輕  
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  
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  
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  
逞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  
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

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  
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  
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  
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多虞則不唯下保衰殘  
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速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第一狀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  
行在奏事方以迂踈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  
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  
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



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不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踈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譏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聵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悞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

甚

辭免煥章閣待制講奏狀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待講恩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再于旒扆蓋念臣迂濶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為過分所有見帶祕閣修撰乃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既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落日盲聰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



即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  
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  
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  
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連極道民之本思所以大  
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  
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傳師言臣以昨  
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奉不允  
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  
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右臣昨奉手詔宣  
諭除臣官觀繼準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  
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準省劄恭奉聖旨不  
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峻秩荆楚  
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  
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踈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  
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待從職名臣於是  
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故嘗再三懇辭  
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  
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抵受此見陛下虚心求善屈已下賢



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關啓多蒙開納而臣慙愚迫切便欲致君克齊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由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旣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覺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居豈敢更叨進

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自甘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到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瘕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官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君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為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于試雷霆眷戀軒惺無任皇恐激切之至

又曰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



乞歸田里其間有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臣今實以待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待講即所授職名聖合追奪與願所陳事理實無以異伏望聖慈察許臣辭免不勝至幸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第三狀右臣二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

講論之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旬意見濶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以所進議伏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益愧心顏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



惻縱未重加貶黜亦合收還恩度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  
任祈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殯陵事奏第五狀右  
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再乞致仕伏蒙聖  
慈特降睿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  
已望闕拜命恭謝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睿知陳力無堪輒  
求閑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再至之請  
顧臣何者可稱袞褒感激之深無言以論所乞致仕謹已恭  
稟聖訓未敢再溷宸聰所辭職名亦已仰體睿慈不敢再祈  
避免然伏自念去歲叨冒獲廁周行曾因集議永阜殯宮妄

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神臯度受威靈以延運祚  
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  
報前日小大之臣冒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  
又嘗面奏其跡尤不可揜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字不  
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  
祇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  
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司惜以此之故及復思惟  
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闕伏望聖明奮發威  
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度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  
罪跼蹐屏營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第六狀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  
舊職今者伏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待  
餘依已降指揮者頻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寬宥感涕零  
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實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踈寡  
陋資淺望輕懇辭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慮  
所帶職名大為超躡今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却須回納  
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賜敷奏令臣且以元官舊職改充  
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尋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  
與心誓所有職名只是暫受權帶以為入從之階異時若罷  
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之罪其後果

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重賜親筆除臣官觀既已  
拜命又被恩旨進職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  
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  
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為已罷講官不  
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他事忘其前語  
此其所以屢瀆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  
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  
察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  
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伏田畝以終餘  
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于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



之至

又曰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之寵該  
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轉  
一官皆為已受侍從恩數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  
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為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  
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  
正臣不勝幸甚

與留丞相書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  
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  
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

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  
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  
辭又蒙改命更昇部符到官一事有請必遂如褒贈漳浦高  
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  
公於熹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  
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  
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熹  
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  
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  
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



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伸已志亦庶幾曰以解謝臨漳千里  
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  
累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  
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  
公又申以手劄之賜慰喻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  
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  
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又復思之  
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  
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  
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攄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

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以  
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  
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  
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  
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能容  
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寶者亦何必使  
之回面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  
而恐未固禍機須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  
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  
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



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  
與陳丞相書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  
聞天下之義理亦廢幾不為情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  
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為不厚豈  
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逡巡退縮以求  
守此東園之波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  
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  
漠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廢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  
得遂變化其狂獦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  
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奏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

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謹競  
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  
囂然處畎畝而樂克舜者猶將為明公出况如熹者又豈足  
道也哉

答汪尚書書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顛愚日甚與世背馳自  
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  
君心下起頽俗廢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  
然遂為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  
以大慰區區乎音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  
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



自為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  
深體至意然喜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  
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  
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肩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  
後有駭機之禍喜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明公亦  
何取乎喜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喜曰既到之後若有未  
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  
喜之深而所以為喜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真  
實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  
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復有所未

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  
能自生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  
心者踵相尋也若喜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喜深有所不能  
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  
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喜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  
母年来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  
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  
目耽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  
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  
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喜亦非



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人屬似亦  
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  
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

答汪尚書書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  
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  
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  
爲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  
爲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眷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  
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  
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象願隨行逐隊則

有持祿之譏仰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  
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  
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  
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者論建最後者  
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  
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  
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辟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  
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  
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謏佞屏遠逆耳利行之  
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



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

答汪尚書書重蒙戒諭今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訛訛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

為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待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求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



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

答韓尚書書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耳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名命及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

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入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且黜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申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謖使至此極也即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者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者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

者聽之貌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者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

與鄭參政劄子熹伏蒙鈞慈還賜手教捧讀感悚不知所言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諸公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至今若使鄙意止為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寔是以從和



不欲虛受已有狀申省甚詳後來既以罪去其無分毫之補可知即是全無義理可受官職其勢不得不辭前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若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已定久矣不然則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字說了許多道理下稍却尺如此悶默受却則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再上以得為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參諸公同為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方辭而改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

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跡殊無所傷廟堂何憚而不肯為乎如更不蒙留意則是參政畧無矜念之意而直付之言路之筆端使得肆其詆毀而諉曰我無所預也熹不得請即須得罪決於此行若使未然亦不容苟止但自此不復敢以告於門下而坐待遣訶之及耳伏惟少垂意焉

與鄭參政劄子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斯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豪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



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

垂絕之言無復倫次惟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與龔參政書熹自幼愚時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為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如復誤者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郡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且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



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貴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心  
不以為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  
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  
及究伏紙頂越

與袁寺丞書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  
為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而日生花白盡對人往往坐睡而  
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當一去也外則財用耗  
竭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  
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所問官吏  
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

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  
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此雖盱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  
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  
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  
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  
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  
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者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  
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  
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踰作書從班  
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為



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閱自己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未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段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狽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似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答呂伯恭書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



必欲彊之大是違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  
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  
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  
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  
心性雖欲免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  
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  
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  
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  
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  
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

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  
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以扶接導養之功  
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為煩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十三

後學余祐編集

刑罰第二十七

三十三條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  
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  
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  
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  
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妍醜無所遁其形  
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大地位  
萬物有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  
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



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  
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  
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  
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  
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  
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  
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  
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  
連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  
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

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  
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于五刑者也其  
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朴之刑  
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  
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  
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  
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  
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



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必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不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其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

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朴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欵哉欵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二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唯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朴乃不忍



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朴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羗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魯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

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為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才價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堯朋黨縣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



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  
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  
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  
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延和奏劄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爲司  
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  
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  
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  
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

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  
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  
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  
之肌骨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  
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具有常之性也後世之  
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  
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  
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  
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子先王之法之



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

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教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教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延和奏劄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



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令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唯進納廢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爲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爲之彼以薦舉關

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此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唯知自榮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爲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徃徃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爲聖政之累莫此爲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史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俸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俸銓量方許



放止若守倖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吏  
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  
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

又曰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折  
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變銓法則亦不容  
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  
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  
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天下幸甚

奏推廣御筆指揮事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  
稟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聖

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法  
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法當  
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  
決也此深得古人明慎用刑之意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  
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劫賊倪  
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  
三月內方準勅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  
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  
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  
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



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  
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劄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  
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  
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  
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  
天下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審詞互有同異  
須至依條再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審詞雖非實情然且只  
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鞠盡如前後累勸所  
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

殺之雖使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况  
以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  
乃抱鬼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  
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  
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實極典也夫  
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梁所犯窮凶極惡天  
理之所不容據其審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  
乞行推鞠然熹愚意欲望使司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  
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姦凶之  
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群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



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馬辛獄情劄子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縣勘到招狀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隆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

答鄭景望書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

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所以待夫元惡大慙殺人傷人穿窬

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

四凶正合此法

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者罪之

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

疑後世始有五刑法非聖

人贖意也

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青災肆赦

者青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

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

此一係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青則悞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



過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曰怙為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賊刑者怙謂

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

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類者苟未陳羣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



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  
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  
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  
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  
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摠括猶  
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  
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  
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  
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足者亦折其手傷人目

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  
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  
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  
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  
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  
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撻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凡報入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  
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只許用  
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  
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



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抄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旣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

車無錢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錢劓推倍荆倍差宮六百錢大辟千錢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

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

或問欵哉欵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某人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



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入  
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  
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有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  
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  
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奧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  
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  
理會了但是如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

如宋呂公所謂律應從而遠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  
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  
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  
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於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曰只是他  
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太祖時修律輕而勅重如勅中刺面編配  
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千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勅中上刑  
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勅中則折之為二十  
五折今世斷獄只是勅勅中無方用律

因言律極好刑律即獄後來勅令格式罪皆大重不如律乾道淳熙



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其多  
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  
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  
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

宋呂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  
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  
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細領本  
朝上者編勅後來乃命群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  
定勅令上喻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

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

要當知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

已而錄時出示學者因記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真是分

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

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勅轉官求恩澤封

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

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

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

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

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



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罰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蒙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勅今人呼為勅令格式據某看合呼為令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勅某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法

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勅較重律是古來底勅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勅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至唐五代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

敬之問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正緣是刪政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折用盡了到親亡却據法負賴遂着人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為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



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鄭丞看驗逐項剖折子細乃知其情

公族有罪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為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獄亦自有十二八棒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法家者流往往當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為威曰號令既明  
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  
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  
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  
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為無辜  
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  
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  
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  
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  
因所犯追來父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  
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首有一木橋  
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  
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

李公晦問恕字前輩多作愛人意思說如何曰畢竟愛人意思  
多因云人命至重官司何故斬之於市蓋為此人曾殺那人  
不斬他則那人之冤無以伸這愛心便歸在被殺者一邊了  
然古人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愛心只在被殺



者一邊却又溢出這一邊些子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

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

獄訟第二十八七條

漳州曉諭詞訟榜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即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遷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託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至互相誣賴結成仇讎遂失鄰里之驩且



虧廉耻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始  
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  
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  
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桎後惠文為事而不深求所以  
感發其善心者哉又况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遙遠或事  
非于已而出於把持告訐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為詭名匿  
迹之計前此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  
勝言慮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  
索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遂入引問供對度幾深審得見實情  
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偽先將詞人重行 務以上

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區區深憂吾  
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由回申照會然後  
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即仰人戶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  
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  
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列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理  
或涉虛偽或無大段利害司以平和即仰早生悔悟降心相  
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度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之俗革  
比年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憫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  
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儻觸憲章決



無輕恕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入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條  
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至留  
滯引惹訟詞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圓備予決便  
即先行經州奈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為始應諸縣  
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鬪毆拆傷連保辜通五十  
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尚有  
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  
許人戶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驅催其

縣道又不了絕致人戶再有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  
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  
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明  
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  
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  
坐仍毀劈書鋪名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  
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

謂許已事無以  
次人聽自陳

聽親書狀自餘民戶

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阻許

當廳執覆

一本云或非理飭說及當聽執  
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于照契據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于已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為狀百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為狀首人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若干有無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娘孕於前從實開具或有罪應科決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令經陳紊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雕並經茶食人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即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貪窶鰥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今後除貪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鬪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



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 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

大聽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硃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擇  
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某處  
已未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牌  
西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東自  
新開雕屈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監當并  
置曆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押赴使府

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墨漆雕字具說有實負屈緊急  
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跪立仰監牌使臣即時收領出頭  
切待施行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日分妄作緊急坐  
牌定行勘斷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責  
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尅役使殺人行劫殺略  
姦盜聚衆鬪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民田  
業姦汚婦女鬪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執狀已  
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鬪打不見血差



後陂塘七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以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羊幾歲有無疾蔭合為狀首

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許某事合經潭州一即不是代

一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其伏斷罪號令右某

入事明注年月指涉某人某事盡實限二百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府安撫修

撰特賜台旨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二百索官鑿定日限案吏

硃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一日者

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而不到者都廳指定

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為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來受

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

致令投陳紊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前邀阻人戶

致使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為寫狀之人乞賜喚

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即行擇退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入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目今正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務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戶且訴



婚田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不入務限使下戶被苦無能結絕檢準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况今本例多是愚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施工未獲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仕

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

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悞事

謂李思承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承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問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着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啣斜不知人心如何恁他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



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  
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  
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休這般法意是少好某嘗說或  
是作縣者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  
官都來列位於廳上者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看到時  
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  
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  
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  
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  
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

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  
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  
只於廳兩邊設摸位今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即就  
郡厨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  
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爲書一牒  
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  
月某日有甚于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于照  
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  
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  
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審



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面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

某在漳州有訟田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掇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穿款處考出

祝懷汝照嘗論張說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衢守施元之謂張曰祝婢乃其父婢祝牙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張遂言之於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無不須以此陷人遂陰遣一兵士之類來衢探其事往來月餘日得其實矣一日乃投都監曰奉聖旨來探祝編修家公事遂呼集鄰里作保明狀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選將第二十九 十三條

庚子封事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輕素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歛刻剝經營費賂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



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飭子女而快已  
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  
徃徃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剥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  
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申訴平時  
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  
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招募而朝廷  
反爲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  
軍額凡此數者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  
滿鑽研有効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已資  
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

則不唯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  
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  
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  
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律之  
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  
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具有絲毫尺寸可見之効凡此數弊天  
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  
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  
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彊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  
未究其實徃徃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此年以來此輩類



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  
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  
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封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  
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

戊申封事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剋士卒以殖私財  
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  
將責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  
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  
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  
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

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  
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  
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方略之  
人其孰肯抑心下者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推剋剝  
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明軍政  
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惧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  
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  
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  
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畜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



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克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克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疆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徃徃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廢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

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龐參閣略而能有成者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得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  
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  
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  
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  
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  
猶守得這些意思恐啓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  
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重貫譚稹之禍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則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  
持節某州諸軍士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  
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

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及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  
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  
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存地  
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  
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  
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  
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  
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  
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夫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剥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甲兵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拶出來耳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以何由辦之

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謬者事



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強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先生因論今之兵官兵政病敗之甚某屢言於壽皇壽皇諭某  
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即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  
某奏云陛下但見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爲是皆公選而不知  
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爲果皆出於公  
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  
爲朕察之

今諸道帥臣尺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  
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爲賊所虜爲之奈何彼固不足卹然失  
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

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  
用文官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  
爲助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  
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  
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  
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  
來自有條理

今日將官全無意思只似人家驕子弟了襖衣博帶談道理說  
詩書寫好字事發遣如此何益於事



兵制第三十八條也田附三條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兵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

所以不同

管仲內政士卿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以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及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其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間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椿管上供而朝廷得



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十五萬又皆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

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

分數是也者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

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

璋太史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

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着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託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畧記大槩

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

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

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總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

裏人已是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溫公掌

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更不去理

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



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周禮所載蒐田事云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便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兵亦皆是脫空

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

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却有壹人躍馬陷陣殺數十百人出人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柱住相射相刺立得脚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任退底便輸耳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嚮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



是其力不敵須假此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便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鬥者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辨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夫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五長五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

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又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湫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或問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曰皆是元來有底但李通分開許多方圓陳法不相混雜稍好又問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或有許多兵馬相戰鬥只衮作一團



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令  
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  
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下  
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  
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用得所以張巡用  
兵未嘗倣古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  
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  
容繁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審休遁上分一  
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  
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

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鄉來張彘直  
守南劍戰退范汝為只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  
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為數替  
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云劉  
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槩亦是如此  
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  
中少頃間甲熱乎曰熱矣可着手乎則曰熱甚不可着手矣  
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常有病成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  
下令軍中可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  
者皆飲之人情胥快

元城劉師閔向張魏公督軍暑藥相  
以姜麩為之與今水壺散方大槩似故



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着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弁竹筒狼籍其豆於下虜馬飢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為竹筒所衮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死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力斫馬足兼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牽一馬仆則從旁而死不下十數人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鬪先生笑曰只辨看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

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先生曰也須是多寡強弱相伴可也又須是人雖少須勇力齊一始得蔡云終不是使病人與壯人鬪也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可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伍伍為兩兩有長故也輕車甚疾



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士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之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晝則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鮮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申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問謀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

常思孫臏料龐涓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個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晝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笨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曉得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

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



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  
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  
但人多不之思耳

先生云當今要復太祖兵法方可復中原又云諸州禁軍皆不  
可用幾年說要揀冗兵但只說得各圖苟且安便無有為者  
故新者來舊者又不去來而又來相將積得皆不可用如澄  
冗官見這人不可用便除一人而今不可用者又復留而不  
去故軍冗不練官冗不澄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  
曰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數年又老了依

### 舊無用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  
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  
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  
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趙去淮上今年如此  
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今兵官愈多兵愈不精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  
所費却是無日不用兵也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埋會總有一人可用便令



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覈實得好

與趙帥書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難辨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反令州郡之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其賣鬻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

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府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遞增禁軍本等及大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彊斗力乃收



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魯有節制如李通說八陣可用怕也  
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撥得着所在如吳璘  
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  
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  
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郡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  
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  
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  
衝突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  
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  
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固知力不能當  
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虜  
騎已迫必為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度  
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  
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  
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為五隊先備暑樂飯食酒肉存在先以  
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着熱得幾何如  
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  
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



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終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况當虜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

真箇要和

與汪帥論屯田書宗安有范邑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募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

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而知在我者亦豈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爲急與其費度牒責財於民而斃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強之實効乎况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行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閣下之明乘此遺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况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密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



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備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入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効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察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



天保十一年...

以...

...

...

...

...

...

...

...

